

黄山书社

莊子精釋

屈賦精釋

「清」钱澄之撰 殷呈祥 点校



(清)钱澄之撰 殷呈祥点校

庄子精释
屈赋精释

(庄屈合诂)

黄山书社

皖新登字 05 号

安徽古籍丛书

庄子精释 屈赋精释

(清) 钱澄之 撰 殷呈祥 点校
吴孟复 蒋立甫审订

*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 编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黄山书社出版(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安徽省出版总社激光照排服务部排版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工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125 字数:220,000

1995 年 5 月第一版 199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ISBN 7-80535-291-7/G·113 定价 9.80 元

「庄骚两灵鬼，盘据肝肠深。」龚定庵（自珍）自言其学问文章得力之自，在于庄骚。不仅龚也，韩愈、柳宗元其所沉浸含咀者，六经之外，亦首庄骚。近世林纾亦以庄骚与左孟并列，以为初学入门之导。是则文史儒玄，专家初学，此两书皆所必读，而且终身诵之有不能尽者矣。

然此两书皆出于二千余年前，辞古而情隐，言约而意深。言古必有待于训释；义隐则易于为人附会。二千年来，注释庄骚之书，汗牛充栋。其中，卓有所见，各抒心得者固不乏人；而支离附会与陈陈相因者亦复不少。忆昔负笈梁溪，唐蔚芝师言及庄骚注本，独许钱氏此书，是岂偶然哉？

二

庄屈合诂曾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杂家类存目。提要云：

庄屈合诂，国清朝钱澄之撰。……是编合庄子、楚辞二书，为之训释。庄子只诂内篇，先列郭象，次及诸家，楚辞则只诂屈原所作，以朱子（熹）集注为主，而以己意论断于后。其自序云：著易学、诗学成，思所以翊此两经者，而得庄子、屈原，以庄继易，以屈继诗，足以转相发明。

然屈原之赋，固足以继风雅之踪；至于以老庄解易，则晋人附会之失，澄之经学笃实，断不沿其

谬种。盖澄之丁明末造，发愤著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不欲明言，托于翼经焉耳。钱氏「丁明末造」，坚持气节，其忧深思远，固有与庄屈相通之处，其写作此诂，实借以寓其幽忧，提要所言，颇能得其微旨，但他并非借此「超脱」。如云：

吾尝谓庄子深于易，易有潜有亢，唯其时也。当潜不宜有亢之事，犹当亢不宜存潜之心。而世以潜时「明哲保身」之道，用之于亢时，为「全躯保妻子」之谋，皆庄子之罪人也。

又说：「庄子「使为世用，吾知其必有致命遂志之忠。」这显然不是「超脱」，更不是「忘世」。

在屈诂中，愤世疾俗，语尤激切，如解「众皆竞进以贪婪兮，羌不厌乎求索。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以嫉妒」，他说：

竞进贪婪，则当时用人非贿不行。求索者，求疵而索瘢也；求索乃所以为贪婪之术也。内恕量人，不信世有进贤为国之事，有一于此，群起而嫉妒之矣。此众芳之不获用以至于今也。他在说到屈原之死时又说：

势不能容，唯有一死。既以去彼碍眼之物，亦以了吾尚友之愿。数百年后读此，可见庄周、屈原之心，更可见钱澄之之心，既以赏奇析疑，更以知人论世。汉学家「草木虫鱼」之琐屑，宋学家「天理」、「人欲」之空谈，岂能望其藩篱哉？盖此皆真知真感，出自心声者也。

三

抑又思之：屈原，诗人也；庄子虽散文，实亦诗也；钱氏也是诗人，他的诂，亦是以诗的语言写出的。

因此，更富于韵味，更耐寻绎。当然，钱又是学风「笃实」的学者，清代的汉学风气，其实是他与其友人方以智所共开拓。提要于方已明言之，于钱之易学、诗学，亦皆评价甚高，于此又指出其「笃实」。于此又可见其既有抒情诗之美，而又与空疏者殊科。以志士而兼学者，复以学者而兼诗人，民族之正气，哲人之心声，诗家之绝唱，一以兼之。「前圣后圣，其揆一也」。以二千年前之庄子、屈原，与二千年后之钱澄之、方以智，还有这二千年间先后而生之郭象、朱熹与焦竑、袁宏道、方大镇诸人，精义微言，层见间出，其中明末诸人，又多今世指为思想活泼者，序此书之唐甄，尤今所称为早期启蒙思想家也。集文诗史哲之精粹，合汉、魏、宋、明之渊雅，予以诵其诗、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其裨益岂鲜浅哉？

四

复少读其书，至老而犹未能尽探其胜也，岂足以序其书哉！顾以前年拟定本丛书目录时，复即举此书，时推殷呈祥教授负责校点。校点未竟，殷君即病。始谓目疾，继谓脑瘤，后乃断为肺癌。缠绵床褥，凡四、五年。此四、五年中，其痛苦可以想见，而殷君犹强忍痛苦，终于点成。点成后，又经蒋立甫教授审订，再与殷君商量，时殷君之疾已经医断为癌，病情恶化，而君仍力疾检书，多所更定，蝇头细楷，极其认真，精神尤足感人也。魏老心一主持我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于殷君尤为关心，拳拳之情，闻者感泣。此皆复所亲见，用谨濡笔志之。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

顾问 丁继哲 王惠鹏 杜维佑 李广涛 张立一 郑锐 郑淮舟 胡坦 胡云龙

侯永 崔剑晓 傅大章 潘得璋

主任 魏心一

副主任 陈基余 赵应铎 陶有法 鹿世金

委员 刘景龙 吴孟夏 金隆德 祖保泉 贾文昭 黎洪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

理事长 崔剑晓

副理事长 丁继哲 杜维佑 胡坦 潘得璋

秘书长 汪慎琳

常务理事 马素英 卞兆龙 田照临 朱邦福 孙伯耀 吴存心 吴孝雨 汪石满 张其果

张振明 季昌清 郑英保 郑贤明 钮涟 钱进 陶显斌 潘培威 穆建科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学术顾问 吴小如 吴作人 周一良 周绍良 金克木 宛敏灏 胡道静 殷焕先 常任侠

蒋元卿 舒芜

主任委员 吴孟复

副主任委员 刘永年 祖保泉 施培毅 贾文昭

委员 朱一清 朱世力 任弘毅 刘学锴 孙文光 纪健生 杨应芹 汪福润 沙宗复

夏秀流 徐凌云 诸伟奇 梁垣祥 傅玉璋

安徽古籍丛书编印缘起

我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我省地处南北之交，学术尤擅其盛。数千年来，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科技，作者辈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为中华民族文化之菁华，有裨于社会主
义文化之建设。允宜及时整理，以广流传。

粤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泾川丛书》、《龙眠丛书》、《贵池先哲遗书》、《南陵丛书》诸刻。一九三一年，复有《安徽丛书》编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战军兴而中止。盛业未竟，论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导整理古籍，我省领导对此尤为关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几经商讨，决定编纂《安徽古籍丛书》。编纂宗旨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最其体例，约有数端：一、所收皆为历代皖人著作，时间一般以「五四」之前为限，根据内容，分类成辑。注意稿本、稀见本之搜辑与传布。二、整理方式包括辑、校、标点和注释、今译。校勘，力求采用善本为底本，校以他书，或加补辑、编次。标点，采用新式标点。注释，务求精确，但不作烦琐考证。整理中，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两汉著作及文字、训诂之书，皆用繁体字；其余则多用简体字。版皆竖排，以期一律。四、凡热心于本丛书编印及捐资助刊者，得于书内题名。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六月修订

目次

楚辞屈诂序

庄屈合诂序

庄子内七诂

逍遥游

齐物论

养生主

人间世

德充符

大宗师

应帝王

楚辞屈诂

离骚经

九歌

目次

..... 一

..... 一

..... 三

..... 一五

..... 四一

..... 四九

..... 六五

..... 七七

..... 一〇五

..... 一〇五

..... 一一七

..... 一一七

..... 一一七

东皇太一(一五七) 云中君(一五九) 湘君(一六一) 湘夫人(一六四) 大司命(一六七) 少司命(一六九) 东君(一七二) 河伯(一七四) 山鬼(一七六) 国殇(一七九) 礼魂(一八〇) 天问 一八三

九章

惜诵(二二三) 涉江(二二九) 哀郢(二三三) 抽思(二三八) 怀沙(二三四) 思美人(二三九) 惜往日(二四四) 橘颂(二四九) 悲回风(二五一)

远游

卜居

渔父

附录

庄屈合诂序 唐 甄(二七七)
庄屈合诂自序 钱澄之(二七八)
庄子内七诂自引 钱澄之(二七九)
楚辞屈诂自引 钱澄之(二六〇)

庄子精释

逍遥游

郭注：「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支公曰：「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刘须溪云：「庄子宗旨，专在一游。老子曰：『吾游于物之初』，能识其所以游，则大略可睹矣。」

【诂】曰：易之道尽于时，庄之学尽于游。时者入世之事也，游者出世之事也。惟能出世，斯能入世。即使入世，仍是出世。古德云：「我本无心于事，自然无事于心。」斯妙得游之旨乎？七篇以逍遥游始，以应帝王终。谓之「应」者，惟时至则然也。又曰：「应而不藏。」此其所以为游，此其所以逍遥欤！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冥，海也。嵇康云：取其冥（冥）[冥]无涯也。十洲记云：水黑色谓之冥[海]。尔雅云：扶摇谓之飈。凡上行风为扶摇。

郭注：「鹏之自上以视地，亦犹人之自地观天，则止而图南矣。」○口义云：「海运者，海动也。今

海濒（滨）犹有「六月海动」之语。海动必有大风，其水涌沸，自海底而起，声闻数里。去以六月息者，一举必半年乃歇也。「苍苍」三句，谓吾目力既穷，其上无所极止，故但见其苍苍然耳。」○刘须溪云：「其视下，谓天也。已与造化为人，而出于万物之表，方知苍苍非色，方知人世是非、起灭、生死、去来，不过如此野马、尘埃。此心此目，岂为鹏视下耶？」○浪杖人云：「苍苍，言远，非天也，形容九万里之上，非人所见，所可见者，野马、尘埃耳。」○副墨云：「六月，夏正之四月。六月息，与海运相照。六月，天地之气相遇如呼吸，故云息。谓乘此大块气机转荡时以怒飞也。」○褚伯秀云：「当化者不得不化，当飞者不得不飞，皆天机所运，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飞者，不得已而动，「为气所使」也。「圜形大化中，随二气而运，盈虚消长，理不可逃。齐物篇：「万窍怒呬」，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老子所谓「万物并作」是也。于此以观其复，六月息之义可知。世人见其怒而不见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复。故背夫逍遥之乡，而日趋有为之域，「茆然疲役，不知所归，可不哀耶！」

【诂】云：庄子心眼空旷，胸中另有境界，非凡可喻。忽然惊天动地，洎出此大鱼、大鸟，以破世间方隅之见，即是下文尧许影子也。惠子谓其好大言，正此类是。○鹏之一飞九万里，全在一怒。凡草木之甲坼，虫鸟之孵化，必怒而始出。怒，其悬解时也。二小虫闻鹏之图南而笑之。笑者必不能怒，不能怒，故终不能飞。

【又】云：天无所至极。鹏飞九万里，亦犹斥鷃之腾跃数仞而止，蜩与鸂之决起而飞，抢枋榆耳。各极其分，各适其适也。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

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鸪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蜩，蝉也。鸪，小鸠也。决，疾貌。抢，突也。控，投也。莽苍，近郊之色也。朝菌，大芝，天阴生粪上，见日则死。蟪蛄，寒蝉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循本曰：「冥灵：冥，海，灵，龟也。朝菌与大椿，蟪蛄与冥灵，是举一植一动对说。」

郭注：「二虫，谓鹏、蝉也。对大于小，所以均异趣也。夫趣之所以异，岂知异而异哉？」「不知其然而然」，「此逍遥之大意」。「夫年、知之不相及若此之悬也，比之众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众人未尝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极也。」○「自此以下至于列子，历举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倾者。」「然后统以无待之人，遗彼忘我，冥此群异，异方同得而我无功名。是故统大小者，无小无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则虽大椿之于斥鷃，宰官之于御风，同为累物耳。有死生者，无死无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则虽大椿之与蟪蛄，彭祖之与朝菌，均之短折耳。故游于无小无大者，无穷者也；冥乎不

死不生者，无极者也。若夫逍遥而系于有方，则虽放之使游而有所穷矣。」○口义云：「以小知结上鹏蜩，以小年生下段譬喻。」○「一云：『朝菌』三句，言在朝菌蟪蛄之小年，则晦朔春秋便似大年，其所以不知者，即小知之不及处也。」

【诂】云：培风，培字承「风斯在下」而言。鹏起九万里而背负青天图南，鹏以下九万里者，皆风之积也。言须风力之厚如此。○鲲将化，便有海运，鹏将飞，必有培风。因其自然而动，虽有待，即是

无待。○小大虽异，各适其性，其为逍遥一也。于此却又分别大小者，良以世小者多，大者少，小者易造，大者难穷。彼只知小者之能适其适，不信大者之有大适也。大人境界，非小人所能知，故又以小大不相及明之，正为惠子一辈说法。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辨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

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列子作「殷汤问夏革，革、棘声相近。羊角，风曲上行。斥，小泽也。数数，犹汲汲也。」○须溪云：「寓言之意，托之齐谐不足，又托之汤云。如不信，试更质之某也。」

郭注：「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万物以自然为正。」大鹏之能高，斥鷃之能下，大椿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能，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辨者，即是游变化之途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无己，故顺物，顺物而至矣。」理至则迹灭矣。顺而不至，与至理为一，故无功。圣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须溪云：「鹏者，游之始也，出门万里，始见天色。及其至此，鹏又不足言矣。未树者，犹有所倚也，犹未离乎是非者也。泠然者，在入世是非之外矣。」

【诂】云：小大更相笑，然以大笑小，则失其大矣。二虫不笑鹏，不足以为鹏；而鹏不笑二虫者，其胸中不见有二虫也。若宋荣子之笑宰官，其去宰官几何？

○自视亦若此者，自视若斥鷃之翱翔蓬蒿间，自以为至美也。辨乎荣辱者，彼自有所以为荣为辱，异乎世之所为荣辱也。犹有未树者，自信诸己，绝不问世，而亦无所表见于世，所谓自了汉也。○旧谓致福未数数然者，言未尝汲汲然修德以致福也。夫鲲鹏之海运、鹏之培风、列子之御风，皆不期然而然。不期然而然者，福之为也，非有所修以致之也。

【又】云：阴阳之气，尽于十二，而鹏以六月息，晦朔之数，周于三旬，而列子以旬有五反，皆得